



行者

我是一个喜欢不断前进的人,不喜欢漫无目的地等待,喜欢把工作做到极致,追求完美。做了十年的文案工作,一直忙忙碌碌,很少有时间出来行走。近来因为工作变动,我总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路。走在路旁的人行道上,眼看着路旁繁忙的人,有的在急忙赶路,有的在焦急等待,比起奔流不息的汽车和人群,在相对运动下,我好像是停滞的。这时,突然感觉做一个旁观者真好,胸中充满了自由感。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,白天自然没有康德所说的深邃繁星,淡蓝色的天空还是那么广阔,你在它面前,无比渺小,任何烦心的事,它都能装得下。大脑,完全放空了,也不再感到心灵的劳累。看着树荫里透过的阳光,一缕一缕落在地面上,像极了童话的世界。那条路不很长,但也不短。走到中间时,发现前也茫茫,后也茫茫,一眼望不到头。我的起点已然不见,我的终点却又遥遥无期,人突然有点心慌了:为什么选择走在这条路上,而不是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呢?

我本是一个爱静的人。喜欢看书、看心爱的电影,更喜欢坐在床上发呆。走到这条路上生出几多想法:时间长了,会不

会很累呢?会不会不适应呢?可是转念一想,既然已经选择走在路上,那就一直往前走,多看看路上的美和别样的风情吧。又走了一段,全身暖和了,越走越有劲了,发现行走起来也不错,怪不得有人调查说,走路是一项能让人愉悦的活动,心里也畅快了,担心也少了很多,还真有点羡慕那些整天走南闯北的人了,见多识广不说,还能运动运动锻炼身体。就像电影《七月和安生》里面讲的一样。换一条路,虽有未知的恐惧,但也会有一个别样的人生。可是如果,如果一直坐在那儿,坐在一眼就能望到人生边际的办公室里,生活难免失去活力。

走在路上,虽然我也在急匆匆地走向终点,但在路上却有了不同的、别样的心境。回头望去,风景历历在目,向前望去,一条路连接着另一条路,路与路交叉纵横,路的前路,更是通向远方,一路漫漫,望不到尽头。人生之路又该如何度过呢?如何真的生过、活过?换一条路,也意味着换了一种新的活法,不要停下来,少一点犹豫和彷徨,一直前行吧,人生的趣味会更多!

(董海波 淮阳县委宣传部)

追忆



虽然幼年时的事过去了很久,但偶有闲暇,那些经历恍如发生在昨日,又跳上我的心头,清晰而甜美。

那时我们放学后最大的乐事就是几个发小一起割草,猛割一阵草,草多了就跳到篮子里踩踩,草少了就轻轻放进去,用手把青草弄蓬松,看起来很满的样子。富余的时间就是疯到别人家的瓜果田里,几个小伙伴左挑右拣,吃得津津有味。当时几乎家家都会种点时令果蔬,方便自己也“方便”了我们割草的小疯子。

感觉那时的月亮又大又圆,月光皎洁如白昼,晚上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捉迷藏,边疯跑边高喊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“锻炼身体,保卫祖国”,家长一遍又一遍喊着“该回家睡觉了”,仍然玩兴未尽,极不情愿地回家,倒头就进入甜甜梦乡。

记得镇上大礼堂刚盖好之时,学校组织徒步去看电影,这让我们这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欢喜得不行,叽叽喳喳,浩浩徒步十多公里,第一次看到那么豪华气派的礼堂,顿时精神无比,当时《妈妈,再爱我一次》是很轰动、很有影响力的,演员演得也很投入,拍得也好,我们也随着剧情哭得一塌糊涂,特别是片中的歌,大家边哭边跟唱,我清楚地记得,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大家都无师自通学会了唱那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我们都深深感觉到有妈妈是如此幸福,在妈妈的怀抱里我们真的幸福无比,有妈就是幸福,这份感觉会伴随我们直到永远!

时光一去不复返了,童年里那些美好会伴随我们直到永远!

(蓝冰 江苏省常熟市)

回首大唐

读美国人写的《世界,一部历史》,觉得还算中肯。然而,作者记述唐朝的部分标题居然是“中国的复苏及复苏的限度”,让初读者不禁有些不平。盛如大唐,居然只是对中华民族“有限”的复苏?

可后来,我发现我对唐朝的本来印象实在是好得离谱了。翻翻《新唐书》,仅在列帝的本纪中就能不断看到“寇犯”、“战败”一类的字眼,一时愕然,不免想到:传说中的“大唐”就是这么个不断吃败仗的朝代吗?胜败乃兵家常事,其他中原王朝也没少吃败仗,但那是在危乱、疲敝之时,或是文人政治之下,可唐朝居然在文治武功的几段盛世期间也频繁在边境上失利,而每次来“犯”的“寇”大多居然是毫发无伤地裹卷了财物扬长而去,大有反客为主之势。长久的愕然。这真是创造了李白、杜甫们的那个诗与花的时代吗?

我不得不重新审视那本《世界,一部历史》了,它写得其实到位。长安居于唐王朝的国土正中,王朝前期,拥兵在内,外部空虚,有敌来犯,往往要从内地派兵驰援。后来各地军事长官权力扩大,又开始拥兵自重,边防稳定了,安史之乱却接踵而至,生生摧垮了盛世巅峰的唐王朝。莫非这就是那个傲视罗马城的长安、傲视古罗马的大唐?

这就是那个大唐,那令我们自豪的时代。

自豪在长安,自豪在最浪漫不过的诗与花时代。

“九天阊阖开宫殿,万国衣冠拜冕旒”,长安何其盛。

“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揽明月”,长安何其壮。

长安甚至不怕“诋毁”,任人写出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”的文句,还常年咏唱。

长安聚集了欧亚大陆的各国来客。落日余晖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、欣欣向荣的印度、草原上的突厥与回鹘、隔海而望的日本……这些国家的人民平日里可能不相往来,甚至相互仇视,可一来到长安,马上成了和气的友人。友人们也带来自己的文化,并将它们与古老的华夏文明相交融,极大拓展了唐人的眼界与心胸。

来客醉心于长安,唐同样喜爱他们。唐朝妇女开放豪爽,好穿男装——女性中甚至流行奇异的波斯服饰,流行异族的马球运动;唐诗自天上来,把后世文人逼得词穷句尽,不得不在词、曲方面开辟新的文学天地。而奔放的诗人、快活的女郎们也乐于把一天的思索或驰骋归结于胡姬酒肆,醉在异国风光。

东亚、东南亚乃至南亚、中亚各国至今还流传着来自中国的传说,受着唐文化的影响;欧洲人则永远向往着中国。这向往开始于马可·波罗之前,开始于充斥着诗与花的大唐,开始于牡丹一样的长安。

其实,那些喧宾夺主的寇犯者们、各国历尽艰辛只为一览长安尊荣的使者们,乃至强蛮的安禄山在内,都是向往着大唐、羡慕着大唐啊。

而长安以其广阔的胸怀无私地接纳了他们,“唐”这个字,在各国成了中华的象征,引起外界对国人的一切臧否,继续着它的包容。

我渐渐懂得了西安的霓虹广厦为何能与城市的古韵完美融合。那里有的是大唐的包容带来的无限的静谧与雍容。

登上古城墙,放眼四望,不禁高呼:“看古都只在西安!”

在牡丹花锦簇的西安,不禁想起了大唐,想起了古往今来的诗与花。

(胥淳方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 班)

瑞雪迎新春

节后的漫天飞雪,让农家的房舍、树木、庄稼冰清玉洁,真可用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形容。

迎春的雪,在大红灯笼的映衬下,洋洋洒洒,落在每一个角落。透视每一片雪花,眺望雪光中的山川草木,像吟唱一支迎春的欢歌。

小草在雪与阳光的交谈中变绿。形已枯朽的干枝、黯然神伤的落叶、独自唱歌的小溪……也在瑞雪的怀抱里、春风的吹拂下,迎接那一抹处女的晨曦。

习习的春风吹拂在脸上,听那悠然的落雪声响,谁不能被引入诗人的灵感?那平铺在地上、躺在房顶上、攀在树枝上的雪花,像白色的地毯,像银色的棉被,像晶莹的冰花,格外耀眼亮丽。踏着春雪,听着孩子们悠扬的歌声,大人们爽朗的笑声,到耳边时,已经不单是歌声笑声,而是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。被白雪覆盖的土地到处洋溢着母性的魅力,让我感受到一种特有的、春天般的温暖。新春的钟声响亮、明静,与广袤的雪野组成一曲催人的交响。

春天,要用耕耘实现崭新的希冀,要用劳动兑现曾经的梦想。不论你身上带着多少流浪的票根,还得把自己的寻觅交给汽笛,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享受春暖花开,还需要接受生命周而复始的考验。

(王银华 商水北极星学校)

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 zkwbbxys@163.com, 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